e-樂團 創方格樂譜簡單易學

◀方格樂譜令更多小朋友接觸音樂，也爲梁智軒贏得多個國際獎項

◀梁智軒在大館舉行「明日樂團．今日樂動：e-樂團示範講座」

一班人沒有實體樂器、而是手持iPad，在舞台上演奏交響樂：這畫面若放在多年前恐怕很難想像，如今卻觸手可及，令體驗者和觀者樂在其中。「e-樂團」創辦人梁智軒是作曲家，也是音樂教育工作者，他將自己在音樂創作上的才華與創意延伸到教育，研發方格樂譜、運用電子積木，以科技啟發音樂學習，令更多小朋友接觸音樂演奏和創作，正受到香港乃至國際的關注。

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

初次見到梁智軒，還是二〇一七年初，香港管弦樂團舉辦「香港作曲家巡禮」，包括梁智軒在內的四名香港年輕作曲家受邀演出了他們首次受港樂委約的節慶短曲。梁智軒的《飛龍雲舞》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舞火龍為題，將它化作絢爛多姿的音樂展現在觀眾面前。「我不喜歡做太傳統的東西，於是作品中用了新鮮的音樂語言，比較突破。」梁智軒回憶說。那次經歷，也給了他更多探索音樂的信心。

那一年，梁智軒收穫的不只這些。在其任教的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他帶領香港教育大學音樂創意與設計實驗室（實驗室由在校生組成），啟動了兩個音樂創意項目，一是e-樂團（e-Orchestra），二是STEAM音樂教學。

人人可編曲作樂

梁智軒研發的方格樂譜（Grid Notation），是e-樂團的亮點。與傳統樂譜相較，以不同方式呈現音符、節奏、力度等音樂元素的方格樂譜，有何特別之處？他說，「樂譜好比洗衣機的『說明書』。方格樂譜像一份簡單易懂的說明書，讓小朋友容易學習，短時間內就能基本讀譜。」在e-樂團，學生們用方格樂譜和iPad的應用程式Garage Band演奏出交響樂，不僅有趣，還培養了他們的樂團經驗。

回想起來，最困難的不是研發，而是推廣，梁智軒說：「始終太新，人們不免對它有疑問。」好在項目獲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支持，每年與四所中小學合作，至今進駐約二十所學校。在他看來，學校日益成熟的硬件條件也是成功因素之一：「記得二〇一四、一五年我去學校參觀，不多學校有iPad，二〇一七年時好多學校都有了五十部，甚至上百部。」二〇一八年，他憑方格樂譜獲得加拿大國際發明創新競賽金獎，之後又獲得羅馬尼亞、德國，以及多個本地獎項，並已申請專利。

促進音樂學與教

他的STEAM音樂教學研究，則是源於普及全球的STEAM（STEM為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AM則加上了藝術）教學概念。

梁智軒希望借助電子積木，讓學生們通過不同的積木組合來製作樂器和音樂，激發音樂創意，他舉例說，「比如今天天氣好，我會說可否作首曲講天氣？學生用積木砌成各自選擇的樂器，然後作曲。」他曾為尋找合適的電子積木頗費了些功夫，因多數電子積木用來做機器人或車，聲音並不好聽。項目的教學工作坊屢獲積極反響，不過普及學校仍有難度，他說，「一盒電子積木約千三蚊，僅夠三到四個同學使用，開展教學需一定成本。」

如今，梁智軒將自己的研究寫成《e-Orch教學手冊》、《STEAM音樂研究、教學設計及資源》，並持續推廣音樂創意。梁智軒說：「e-樂團已取得與內地學校的合作，只因疫情影響還未啟動。年底還將推出自主研發的音樂演奏應用程式，完善樂團音色。」

梁智軒小檔案

-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助理教授、香港音樂教育家協會會長、香港作曲家聯會副主席
- 曾獲加拿大國際發明創新競賽金獎，羅馬尼亞發明家論壇特別獎，德國紐倫堡國際創意、發明及新產品展銅獎等
- 作品於多個國際音樂節演出，包括國際現代音樂節、國際作曲家交流會議、國際電子音樂周等

疫情下的全新學藝模式

「對作曲的興趣，也是在讀學士時意識到的。我常在課餘時間請教教授，慢慢豐富自己的資歷。」他告訴記者，「我小時學小提琴，覺得練琴手指痛、又難，一年就放棄了，後來轉學鋼琴，也學得平凡。直到中五的暑假，我經過反思想再學小提琴。媽媽為我找了一位好老師，老師有個弦樂團，裏面的團員大多細過我、技藝也高，但老師還是讓我參與其中。那時起我鍾意合奏的聲音，覺得有趣。」

修讀音樂後，憑藉突出的創作才華，他加入香港作曲家聯會，作品亦逐漸於多個國際音樂節演出，包括國際現代音樂節、國際作曲家交流會議、國際電子音樂周、亞洲作家同盟音樂節等。

「如果一位作曲家只授課、而停止創作，他可能不是一位好的作曲家。」梁智軒說。疫情下，藝術家們不乏奇思妙想，梁智軒提到曾於今年五月的個人化聆聽迷你音樂節上演出的近作《Sync》，「在香港藝術中心的Studio，作曲家與觀眾作一對一的演出，中間有簾幕隔開、看不到彼此，當晚演出了十次，因此十位觀眾聽了我的作品。觀眾自帶耳機，點擊平板電腦中的作品，還可以調整速度、節奏，是特別的體驗。」

▲梁智軒用方格樂譜編寫的貝多芬樂曲《歡樂頌》

◀梁智軒示範以不同的電子積木組合，製作樂器和音樂

▲▲梁智軒將e-樂團、STEAM音樂教學的研究寫成著作

◀敦煌有豐厚的文化底蘊

▲鄭炳林在線直播談敦煌文獻新發現 網絡圖片

鄭炳林線上分享敦煌學成果

【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道：提起敦煌，很多人都會想到它的風沙和飛天壁畫，事實上敦煌亦是十分有歷史底蘊的地區。為了在疫情期間普及歷史知識，由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陳春聲主持，蘭州大學萃英學者、一級教授鄭炳林主講的在線直播講座「敦煌文獻與中古敦煌歷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近日舉行。以考據學的方式，詳盡闡述從敦煌文獻中的新發現，如敦煌名稱的由來和絲綢之路的開啟、石城鎮粟特部落的東遷敦煌及影響、吐蕃對敦煌的佔領時間和過程等議題。

鄭炳林一九八二年畢業於蘭州大學歷史系，在校期間已經開始接觸敦煌學，迄今為止有四十多年的敦煌學研究經歷，除了貢獻蘭州大學敦煌學學科建設，便是從事敦煌文獻整理和研究。今次演講內容即來自其研究成果——關於敦煌寫本碑銘贊的研究發現。

他結合《漢書．地理志》、《山海經》等記載認為：「敦煌，可能是張騫返回長安後給漢武帝匯報時使用的名詞，而從文獻中可得，漢朝收復河西設置敦煌郡之前的元鼎四年，敦煌已經作為地名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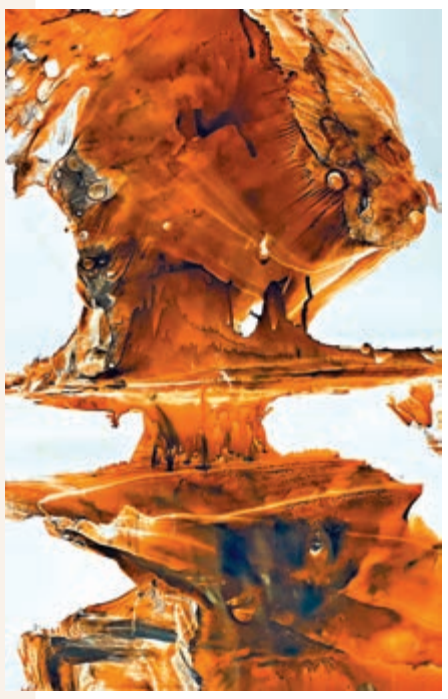
鄭炳林提及敦煌是個商業都會城市，從商貿主體、使用貨幣、商品等看國際化程度很高，「唐五代初粟特人的研究一直是敦煌學界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當時敦煌的科技行業及專業技術要求相對較高的行業，多為粟特人經營，甚至因為這個民族的商業性，他們追求利益最大化，其中的米氏家族甚至參與製造唐朝歷史上非常有名的嵩州都督張審素冤案。」鄭炳林說。

敦煌吐蕃史料主要分為兩類：古藏文文獻和漢文文獻，內地有關這部分的收藏主要集中在鄭炳林所在的甘肅地區，有編號者計有六千六百五十六件。講座當日，他分享其中的記載及其研究發現：「唐貞元二年，吐蕃負責管理敦煌事物。文獻當中有記載說是從當年開始的之後五年，吐蕃東衙算會，令其確立統治地位，再通過資產戶口審查，令政權的稅收得到充分保障。」

歷史浩瀚如煙海，鄭炳林在講座結束時自謙，稱是次分享敦煌文獻的部分研究心得，「但是這些結論都是我通過敦煌文獻結合歷史考證得出來的想法，這些想法甚至可以部分推翻一些我們約定俗成的一些觀點。但因為敦煌文獻對研究敦煌及其中古西北的歷史貢獻十分巨大，當中很多歷史真相都需要考證。」

藝術賞析

霜凝的中國抽象藝術



《人類2020》系列作品

霜凝（本名唐雙寧，圓圖），文化學者，中央文史館研究員。他對抽象藝術等理論有自己獨到的認識、理解。他認為：東方抽象藝術的思想基礎是東方文化；東方文化的源頭是儒釋道。東方抽象藝術傳承是書法和寫意，工具是傳統的東方繪畫工具，思想基礎就是儒釋道。霜凝的畫貴在堅持內心和情感的表達，不做作，也不故作玄虛。其作品游離於情感與哲思之中，畫面既有高度視覺的美感和律動感，也有對人生與自然的思考。